



● 红色的
● 三十年的
● 历史要求
● 必然的
● 文学家
● 的自觉
● 意识

张大明 著

左翼文学论

不灭的火种

四川文艺出版社
92年·成都

● 左联的来踪去影
● 批判『革命浪漫谛克』
● 左联的传统和尚待研究的课题
● 艰苦的理论跋涉和事实上的超前意识
● 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躁音

〈川〉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杨 菁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史晓燕

书 名 不灭的火种——左翼文艺论 定 价：5.80 元

作 者 张大明 ISBN7—5411—0819—7/I·754

1992年10月 第一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条大1/36 印数 1—1,500 册

印张 10.25 字数 221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序

阳翰笙

张大明同志这本书涉及到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主要问题，尤其是关于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和“左联”的情况，材料比较丰富，而且有他的分析。我是后期创造社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在较长时间内，又负责了文总和文委的一定的组织工作，因此，我愿意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说几句话。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和随之而来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历史背景。

曾经是轰轰烈烈、威武雄壮的大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失败了，几万共产党员、几十万革命人民，一夜之间惨遭屠杀。敌人的法西斯暴行和制造的白色恐怖，亘古未有。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谁不痛愤！血的教训，使我们直接感受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本来，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工农革命席卷大半个中国，在这样好的革命形势面前，如果我们敢于领导，敢于坚持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民主革命

的胜利是能够实现的。但革命被断送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重！对右倾路线的痛愤，非革命的直接参加者，是体会不深的。

在弥漫着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还要不要继续革命？不容讳言，这时，有的人是消沉了，不敢革命了（我的中篇小说《两个女性》就写到这种人）。有的人，逃亡隐退了；有的人，纵酒堕落了。但真正叛变投敌，跟国民党跑，反对革命的人，却是极少极少的。而不少的人是对蒋介石非常不满，同情共产党，但又不敢公开有所表示，更不敢直接参加革命活动；他们是革命可靠的朋友。可贵的是，一些共产党人，革命文艺工作者，从血泊里爬起来，他们没有沉湎在悲伤里，而是抖擞精神，旗帜鲜明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单独领导起革命文艺运动，使红旗不倒，并由一点火星，很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只有认清这种政治背景，才能正确评价左翼文艺运动。

中国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跟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关系。当时的苏联、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都在搞左翼文学，苏联和日本尤其热烈。蒋光慈懂俄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很多成员都懂日文，他们从苏联、从日本大量输入革命文学理论，使国内知道了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情况。那时，我们都比较年轻，理论水平不高，但是，我们有革命的理想和热情，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我们就搞，只要是列宁、斯大林的国家所做的事，我们就学过来。我们认为，不干革命则已，要干革命，要搞由共产党领导的、为革命服务的文艺，就非顺应世界潮流，非搞左翼文艺不可！

这是左翼文艺运动兴起的国际条件。

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当时形势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对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史说来，都是一个大转折。中国近代文学，从总的方面说，在中华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并配合了这种斗争。“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促进了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人生”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怎样，和革命的关系怎样，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后才广泛、深入地触及到的。左翼文坛响亮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明确表示：无产阶级要做文艺的主人，文艺要写工人，写农民，写劳动者；这种文艺要由革命者来写，由工人农民自己来写；这种文艺要反映现实，关心群众疾苦，和革命的步调一致；这种文艺要大众化，使群众易懂，爱看，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服务；小资产阶级作家要改造世界观，思想感情要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些都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理，是崭新的学问，是中国人民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提出这些，是左翼文坛的建树。左翼文坛不光理论上有翻译，有介绍，有建树，而且在创作上也获得了第一期的大丰收。左翼文艺不光站住了文坛，而且赢得了读者，还为革命造就了人才。新月派梁实秋等人的攻击纯属徒劳，民族主义文艺派只不过是沉滓泛起，执政的国民党除了抓人、杀人而外，于文艺是一无所知的。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却所向披靡，势不可当。因此，毛泽东同志才说，这十年的革命文学的贡献是伟大的；鲁迅才说，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的功劳不可磨灭，才说，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其实是中

国唯一的文艺。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文学本身的意义，张大明同志在这本书中是说明了，强调了。左翼文艺运动是我们党领导文艺的可贵的一章，确实应该充分予以肯定。没有开始，就没有发展。尽管左翼文艺运动有些曲折甚至错误，但先驱者的努力，开创期的成果，是极为珍贵的。

还有，张大明同志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同志于革命文学论争中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的贡献（当然，也指出了他的一些不足），也不同程度地肯定了茅盾、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以及“左联”盟员，不同时期，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对运动的组织，对经典理论和世界革命的进步的文学论著的翻译介绍，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对创办刊物、发展创作、开展文艺批评等方面的努力和贡献。无疑，这也是极为应该的。历史是靠众人之力创造的。我们应该造成这样一种风气：不抹煞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任何一份功劳！

由革命文学论争初期对鲁迅的不正确的态度，到后来的团结鲁迅，到“左联”成立时的尊鲁迅为盟主，论述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也是本书的一个内容。党的“六大”以后，党中央的错误得到了纠正，文艺战线上不团结鲁迅显然是不对的。其时，鲁迅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没有喊革命文学的口号，却扎扎实实地翻译介绍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成分的文艺理论的基本著作，他特别有力而又有效地回击了资产阶级文人和国民党法西斯主义文学派对革命的诬蔑和攻击，这些都是对革命文学的巨大贡献。再加上他的资历，他的声望，他的号召力等，无

论从哪一方面说，我们都应该团结他。事实上，他已经是我们同志（一九三〇年九月，“左联”为鲁迅祝贺五十寿，我在致词时，称他为“同志”，他很高兴）。那时候，郭老、茅盾、成仿吾都不在上海，我们这些人又都年轻。我们有热情，但缺少经验；我们敢革命，但不熟悉社会，不深知历史，不善于革命，我们帮助过鲁迅、影响过鲁迅；反过来，鲁迅又教育了我们，为我们拨正了航向。我们许多人没有像鲁迅那样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成绩和缺点看得那么准确，那么深刻，也没有像他那样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那么高的评价。对于这些复杂的现象，本书都摆出材料，进行了作者的分析和评价。

我还想借此机会，简单谈一谈搜集材料，研究历史，重视传统的问题。

张大明同志参加编了《“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和《“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编过《左联回忆录》，又与另一位同志合作编写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还正在参与主持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共二百种）的日常工作。我认为，这对研究现代文学史都是有益的。我们文联曾一再试图做这些方面的工作，但因人力物力的种种原因，至今没有做成。我们的文学历史源远流长，远的不说，从晚清以来的，就应该好好总结，但我们不是根本没有总结，就是没有做出较为科学的总结。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作出过贡献的文学家，我们缺少研究；对像南社那样重要的团体，像柳亚子先生那样杰出的革命诗人，许多青年人都不了解。新文学方面，我看过好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这几年出的比较权威的本子），但都不大理想，毛病不少。我们需要材料充分、结

论正确的文学史。不少国家，很重视他们自己的历史，很重视他们的文学传统。他们对自己国家历史上某些文学家评价相当高。列宁就是榜样。我们的文学有悠久的历史，有优良的传统，更应该认真总结，以便继承发扬，使我们的新文学走民族化群众化革命化的路。就拿三十年代来说，从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到东北作家群，就应该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好好研究。人家为革命而写作，有的人甚至为革命壮烈牺牲（如“左联”五烈士），即使他们在艺术上幼稚一点，也要辩证地看。我认为，像这些作家，给他们出全集都可以。但现在有关他们的资料却很缺乏。再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解放区文艺，是崭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中国现代文学又一个大转折时期的文艺，我们同样重视、研究得不够，同样缺乏资料。这些资料本来就缺乏，在十年浩劫中，又散佚、损失得厉害，现在就更需要抢救。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同志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有的则是抢救的工作。这项工作不被很多人重视，因为搞它不易出名。但这项工作的意义很大。古人赞美不求闻达的美德，我们现在也提倡甘为人梯的精神。先把资料编出来，作品印出来，专家们研究才有依据。材料不充分，不能读到全部作品，研究就无根据，结论就不会正确。

我不反对学习外国、借鉴别人的经验。三十年代我们搞左翼文艺，就花了很大的力量翻译介绍外国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发展了革命文学。但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忽视了自己民族的传统，甚至连“五四”新文学的传统都抛掷一旁。左翼文艺运动之初作品的幼稚，也跟这个缺点有关系。外来的东

西，即使是正确的，也要融合在自己民族传统的血液中，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示出来；只有这样，才有生命力。愈是民族化的东西，就愈有世界性。这是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我觉得，像张大明同志这样，在充分掌握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这条路子是对的。我相信，只要有比较多的中青年同志这样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但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一个突破，我们民族传统的精华也会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继承下来，这必将大有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有更多的中青年同志这样兢兢业业地努力，我们这些老年人是很高兴的。

一九九〇年夏

目 录

序.....	阳翰笙 (1)
--------	---------

开篇

红色的三十年代.....	(3)
历史的必然要求.....	(24)
文学家的自觉意识.....	(31)
始料未及与势所必致.....	(43)
两军对垒, 较量实力.....	(59)
一朵木棉花.....	(74)
秋日的收获.....	(96)

主旋律

左联的来踪去影.....	(113)
窃火煮肉.....	(153)
艰苦的理论跋涉和事实上的超前意识.....	(169)
批判“革命浪漫谛克”.....	(190)
真实本位和实践品格的统一.....	(210)
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35)
初露锋芒.....	(245)

创作检阅.....	(258)
“一无所有”的噪音.....	(271)
左联的传统和尚待研究的课题.....	(300)
后记.....	(312)

开 篇



红色的三十年代

左翼文学是一种国际现象，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思潮，它滥觞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人运动，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萌芽，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风靡欧亚美非四大洲。因此，史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

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同时也就制造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人运动从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时期，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法国里昂工人的武装起义，英国遍及全国、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德意志西里西亚工人反对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武装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由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萌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四

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产生于英国的宪章派诗歌是这种文学的先驱。宪章派诗歌的特色是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强烈的战斗性、广泛的群众性和国际主义精神。代表作家有厄内斯特·琼斯(1819—1869)等。琼斯的《未来之歌》和《下层人之歌》(皆发表于1852年)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控诉了地主资本家对工农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号召工人起来革命，抒写了工人的心情，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在文艺理论批评上，他提出：劳动者应该有自己的文学，文学一定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他号召作家到人民中间去，为人民而写作。德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以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为先导。这首诗被恩格斯誉为“宣传社会主义的诗歌”。其他一些诗人的作品，如在工人中广泛流传的《全德工人协会会歌》，被称作“工人的马赛曲”的《德国工人之歌》，都是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抨击旧势力，呼唤光明。它们都朴实无华，易于流传，富于鼓动性。八十年代，明娜·考茨基采集工人生活为题材创作的长篇小说《城市姑娘》，受到恩格斯的关注，并由此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性的论述。

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页，它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英勇、悲壮，它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公社的直接参加者，同情、支持公社的文学家，写下了歌颂公社、歌颂公社社员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揭露资产阶级镇压、屠杀工人的罪恶的诗篇。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动员、警策全世界的无产者，不要做奴隶，而要做主人，联合起来，为美好的明天——共产主义而斗争。这首诗，谱上曲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唱遍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哪里有《国际歌》的歌声，哪里的奴隶就被唤醒，哪里的生活就沸腾起来，哪里历史就会揭开新的篇章。

巴黎公社的诗歌，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的作者多数是认字不多的工人，他们是公社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也有一部分职业诗人。第二，公社诗歌直接切入现实，反映尚未冷却的生活，而且是历史性的大事件，大变革。第三，作者创作这些诗歌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它不是为愉悦消遣，而是血泪交加，为革命而呐喊、鼓噪，为抒愤懑而发哀音，敲闷鼓。第四，这些诗歌以现实主义为主，兼用浪漫主义，《国际歌》应是二者的完满结合。

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针对创作中提出来的问题，各自作了理论建树，导引无产阶级文学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世界有了名副其实的左翼文学。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苏联本土，为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为其它国家的左翼文学带来曙光。

苏联，在政治上，它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旗帜和希望，在文学上，它是左翼文学真正的发祥地，指挥中心。各国各民族的革命文学者都以它为榜样，亦步亦趋，同唱一曲，由此形成一股历史性的潮流，展示了一种雷同多于创造的现象。

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随之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拉普”，同属于一种文学思潮，它不仅是一阶段苏联文学的主潮，而且影响遍及全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派正式出现于1917年，至1932年宣布解散。1917年到1920年是它的鼎盛时期，参加活动的人数多达四十万，出版近二十种刊物。影响遍及英国、德国、捷克等国；1920年还在莫斯科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际局。鼎盛，潜藏着衰亡；顶峰，面临着深谷。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伴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产生的，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对取得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望和历史主动性，它是一个在工人群众中从事普及文化的群众性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波格丹诺夫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上却是错误的。他的文学艺术能“组织社会经验”、是“组织阶级力量的工具”的观点（统而言之曰“组织科学”）；他企图以无产阶级文化派来代替党的组织，摆脱党的领导；他拒绝文化遗产，他们以唯我独革的面目出现，盛气凌人，搞宗派^①；这一从理论到组织到作风的错误，招致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生命的短促。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文化遗产抱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可以举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符·基利洛夫轰动一时的诗作《我们》为例。诗人扬言：“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烧掉拉斐尔，拆毁博物馆，踩死艺术之花。”马雅可夫斯基则自称是基利洛夫在“反拉斐尔之流的战役中的同一团队的战友”，号召向普希金“进攻”。稍后，马雅可夫斯基又宣称：“活的‘列夫’胜过死的列夫·托尔斯泰。”^②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出现有其历史

① 参见白嗣宏编选《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第一版。

② 参阅蒋路译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译后记注，见该书第621页注③，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北京第一版。“列夫”是“拉普”的前身。